

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六

王子直文集序 宋 曾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故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

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治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

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旨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

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取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深甫文集序　曾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

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

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軍節度使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文集序 曾鞏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争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

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濵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册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没而無傳或播其醜

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書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

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刋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

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税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為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

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
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
可專任宜絀奸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
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
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
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
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
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

後嘗可思者與歴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虚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王定國文集序

黄庭堅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與遊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遊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

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良秩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為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也八月壬辰序

秘丞章傢明發集序　張耒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

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

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蕞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過友人會稽章邦老於究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動氣變於外則情廹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廵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鳴

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

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淈畧作人材揚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禄者所以厲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别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

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虵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𡻕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迮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

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戻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没

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呂居仁集序

陸游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絶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

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絶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虙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逺絶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愧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追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吕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

愈進因以其暇晝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礲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源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内廷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歷載公制辭以為罪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生所為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為若干卷而屬其為序其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

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為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真觀山陰陸某謹序

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為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揺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

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為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幷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為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

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為卿為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北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内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彛器然後為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為山巔水涯娱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為時惜不為伯渾歎也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自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塡委占紙肆書初若

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余為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周南仲文集後序 葉適

自子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

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敵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既絕積水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葦以燎牕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膝舉兩眼盡赤予疑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辯縱橫連柱塞余余為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

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闔而不
跲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
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
亦未易為也夫文者言之行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
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
小為科舉大為典册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
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
此習焉則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

乎南仲巳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元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為文又能脫畧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俗習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

不可解為絶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為事嗚呼此何為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

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為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

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孟君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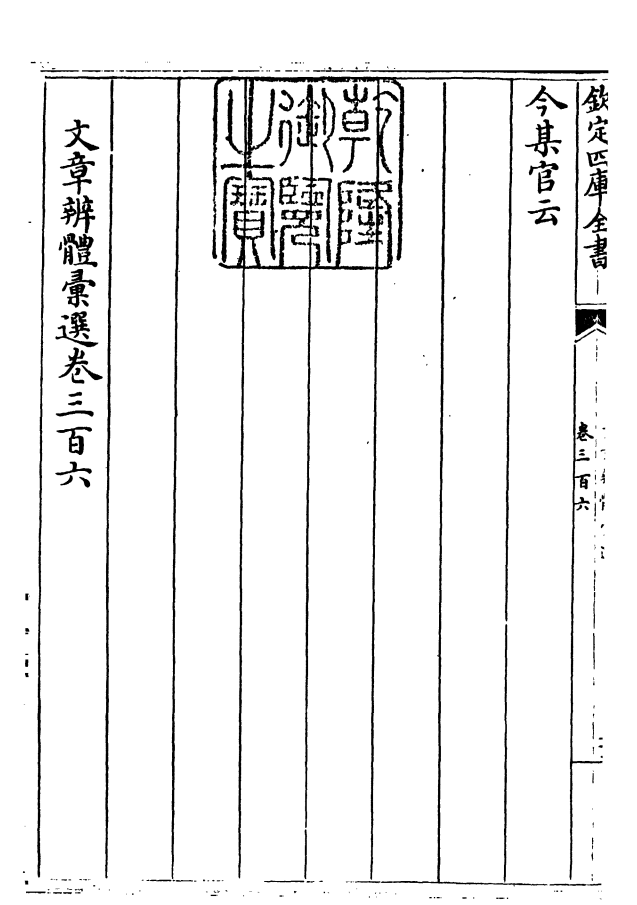
程以文

文者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為文者必正其法度為文而不正其法度猶以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況虛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為文大槩有三托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贍恍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絕發菽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册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

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亦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耳然則文豈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沃其木百圍蓋積於中者厚則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爲文往年讀其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也來京師始得請教門下因又得其已亥集者讀之彌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馳騁上下縱橫捭闔極其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余益以喜

其合於法度也孟君舉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見諸行事之實而發為文辭又不符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有難耶然而世之人知其文而未知其人也其文特餘事耳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余既手録數篇以自矜式復叙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悪以余言為哉讀孟君之文而徵余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暐

今具官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七

剡源集序　明宋濂

濂嘗學文於黄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絶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

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𩕳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為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録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

則精麤雜揉而畧繩墨慕古奥則删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嘗怪夫當世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横逸而連翩勿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犇之失嗚呼此非所謂近於豪傑之士邪葢先生

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内舍主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悳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殁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彚入儒學傳

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録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黄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没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詹學士文集序　宋濂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湸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旹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援筆四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旁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

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宫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予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

不可攀深不可採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琁霄丹臺吹鸞笙而飡紫霞絶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連綿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奕奕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别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纖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

邪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揺蕩急展牘書之懼其淩空飛去是爲序

郭考功文集序　宋濂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内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

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為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紘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眂

因即以進上覽巳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御史大夫來朝命内史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春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别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

嘗之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於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況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

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册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釧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删正焉也

胡仲子文集序　宋濂

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

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𨓜𨓜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

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思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

人出言簡輿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黄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卲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

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

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篇首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徐教授文集序 宋濂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

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殁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彞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

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横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

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偏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比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者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燦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蝨魚出入於方册閒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絶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卓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陵日以横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

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杰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予說為不謬茍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訥齋文集序　宋濂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

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旄翟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茇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紀政之文也舒陽慘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學

者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一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孝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畧則修於春秋辨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為哉其意若曰先生之文所以範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

奈何世教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為文抽媲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草之芳穠非不嫣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括蒼王先生叒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乎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

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殁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為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為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已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為小傳一通備載之矣兹不書

鄭士亨東游集序 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於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自相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詇不諂於時士亨不能詇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於人而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於梓求予為序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趣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於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於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

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扈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連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足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

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愁慁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㬠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

韶濩卓矣為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為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和平不為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為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

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為文陳仝甫以縱横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寛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寛甫敦龎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傾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廹至於今則潛溪先

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淵深之識發而為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寥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者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

立言而衆者文之隷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可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

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為文固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韜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

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强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彦輝之文而覽焉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

遜志齋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餒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

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㡌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

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

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説為文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髙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

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如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於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予故又序其文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八

陳思王集序 明李夢陽

李夢陽曰予嘗讀植辭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曁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

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族以叙理然後戚疏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越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榦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覼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剗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

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没身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叡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

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系世類者哉

刻陶淵明集序 李夢陽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璦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徳化縣屬而老人璦星子民會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為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黄者木

災也太羹之味豈群口所啜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
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
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
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
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眞不封不樹以
啟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
其注與評為八卷云凡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
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

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王文恪公集序　霍韜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吾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才與學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

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横漢如雹走列缺如駃颿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晩年脱枝落英尚淡崇質太羮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麯大音不絃古鐘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晩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恕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

濟之懐矣觀歴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矣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畹椒宫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瑾權横赫無恥者趨焉公决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

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柏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斂其成震而

為雷霆激而為風飈慘而為霜霰起而為山嶽奔而為湍瀾其凝於物為堅金為完璞為後凋木其靈於人為剛嚴為果毅為直遂為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為萬世法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

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餧者益加少矣公凍餧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

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羡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鎪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為桂林張君思黙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

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為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公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

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末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末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幾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為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

一往而不復是繫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

體餖飣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别為一種臃腫佶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

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甞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葢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予思近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予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考官時所取士思近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禺山文序　任瀚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内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傲睨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柏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乎壯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潔其憂悲離罪衰白而近於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為怨憤悽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湍虎豹猨狖百怪之音泠然也將韓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

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軛而之山也傷時代爾爾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為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

其學古而進於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為野人焉勤勞而不傳於後也必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為我弔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唐伯虎集序 袁袠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内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儁才性豪宕不覊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内

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歎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

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
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
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造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
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
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
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
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
徒資唾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空言

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座風流文采掩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内典旁精繪事袁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逺九原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九

陳子昂集序　明劉鳳

夫詩發於性情者也作者孰不由斯三代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著以為經漢以來專以質勝猶古之遺風也黄初而降以接晉之正始其文浸開下及六代而靡

麗極矣葢其志溺故其氣畢其情荒故其聲散以是而求古之淳質其可得乎逮唐氏創宇聲氣混一始復振發然稍就聲律諧合體變遂為近體而與古畫境矣子昂出於麟德以後浸液以華敷沉蓄以雄思約裁以精蔚鎔範以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朗畧采艷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興寄下啓開元天寶之盛而唐之律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謂非陳氏一變之力乎夫諷詠之初不能直致情鬱於中惋以舒寫故節奏興焉古者

散而不廹優柔而可想後之作者求之益以纎密則聲病拘忌由此而滋遂轉而爲律律之變也又與時而遷故今之言律獨宗唐氏之盛子昂詩傳已久顧其文多逸大中丞南岷王公授予一編曰子昂吾蜀産也不及吾傳之吾有不釋焉以貽子按子昂射洪人少以貲自雄剛槩有奇氣初入都人未之竒已而名一日沸長安中爲文激昻善條列利害陳當世之務不徒溺俳偶爲若止営原陵及慰撫十姓皆匡益規誨濟時之畧讜正

之氣時見乎辭廼為詩所掩中丞公所以出而傳之恐人遂將遺子昂磊落大節與所論著不幾於失士哉且其所遭多感憤不平才足以有為而抑不得逞志行芳潔而乃周旋諸武間禁勸裨佐非無尺寸而所效又非其所故其為詩益嘆慨反覆有遺意矣余既已為校正又為序其致如此

何大復集序 王世貞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

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而詩亡舉大歷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

琵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齕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覩其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喑嗚潛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飈摇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

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

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勣者

其敖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

耳所以削滌甲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

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謁王生若為何子叙

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

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

則偉矣夫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

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傅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夷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碔又曰駛良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予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

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踰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
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
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
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
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
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
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耆今
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

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誹久出參閩藩屬有島寇事袵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爲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皇寧能並鷄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猒吾鷄犬行去矣于鱗大賞

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歎加飱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俞仲蔚集序　王世貞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辦治飯即且治糜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為行桑樞甕牖咀藜裋褐不厭死而已而其自托

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稚竊不休飾嫫母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余曰而來前而為黃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忻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屛蒐獵一二計以共埽除之役非素所儌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恒攡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娑娑漫淫白

首途遠豈其能遂重洛陽紙而以是數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父人櫝壽夢之鼎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嘻主豈敖余於無鼎哉然其款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鬻而賈者繩集也過五父睨而弗視曰烏用是文闒留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仲蔚投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更之為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志而沈深潘陸之翹楚歟知其毋齊梁靡也七言古之

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為贊也銘也尺牘也七子所戄然而辟易也夫

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傅上刑曾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

奉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先帝操下凜凜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聞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施之何急也諸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鷙族諫者後至而藉嵩家籍第令能言何有加於疇昔卒之

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憯於志無論鏌鋣忠愍起牧豎閒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剚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御其殷帝之含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鏌鋣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殲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鷙跋扈嵩父子為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

其言死且不朽天王明聖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螫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詔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愧為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余欲為忠愍立傳會有詔錄先帝故實亡

敢侵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為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慤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副墨自序　汪道昆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彰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遍讀藏書即屬辭一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敬諾篋中非博士業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修古比

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為尚書郎屬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珷斌講業余不能從既而治郡治兵歷十年所其間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與屏居餅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為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映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比諸作者懸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劍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即一映何為以此而希有聞恥也及余奉詔彊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闆署鄖署遮災公兩亡載籍獨公之舊草具

在夫非祝融氏所留耶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為藏室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為祝融氏之墟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取一鳴託𣪊音於九皋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修故業終餘年即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已蕢桴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𣪊音之微一吹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

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亥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

蘇門集序　吳國倫

高子業仕為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門集以遺楚人後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在楚

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即薦紳大夫不見多益亢以梓歸其家屬其家屢匱不能守至為子錢家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余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率謂子業與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鴈行子業者乃他日子鐘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評文而求多於詩即二說並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徐子與鄉為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

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驂駕駑第綏轡後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蔡中丞請得增祠三子為六賢從之而卒陰阻於里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為五賢祠云予覩李川父所為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耽耽者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後且爾士之相知難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也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

使為象罔得之枯桐既爨當索諸㸑灰之衞耳願序其事以為後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為李氏流意焉予將嗣圖之矣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

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祓廟㯮筆成莗而稱禁近臣者廩廩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

則往窺緣他徑資脣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晋參大政皆不卜不諆僴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為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

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場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臠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軌敬微文愬罵閧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方嘵嘵哆公以為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强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遊公門下公

所為文章皆肆意銜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温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螭頭餘泚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態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覯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襃頌紀載鴻德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為

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為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